

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



朱雀湖公园(作者供图)

盛夏时节,我来到可克达拉。对,就是那首《草原之夜》歌中所唱的那个“可克达拉”。

可克达拉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直辖的县级市,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师部所在地,西距伊犁首府伊宁30余公里。在她的南边,伊犁河急匆匆地哗哗流淌着。

可克达拉是我的一个“熟悉的陌生朋友”。说陌生,因为我平生第一次踏上她的土地;说熟悉,因为从我与她在歌中“相识”至今,足有半个世纪了。

可克达拉,是一片跳动着音符的土地。

1959年春天,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一部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生活的大型艺

用了40多分钟就完成了谱曲,为歌词插上了音乐的翅膀。传唱了60年的《草原之夜》就这样诞生了。

“可克”是哈萨克语,意为“绿色”,“达拉”是蒙古语,意为“原野”。“可克达拉”是综合哈萨克语和蒙古语后产生的地名,意为“绿色原野”,这部纪录片也因此命名,为《绿色的原野》。1985年,《草原之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亚太地区音乐教材,并称之为“东方的小夜曲”。

可克达拉,是一片蕴含着红色基因的土地。农四师的前身,是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等部队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军十五师,曾参加过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南泥湾大生产、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等,为新中国的诞生和新疆的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现在,可克达拉的街头还有七一九团的纪念雕塑和以该团命名的七一九大道。

可克达拉,是一座年轻的崭新城市。2015年4月,可克达拉市挂牌成立,农四师师部从伊宁乔迁而来,到今年刚满7岁。喻之于人,还是个刚上学儿童,稚气未脱。

听说我是第一次来可克达拉,农四师党校王副校长开车带我们兜风,逛新城。这里马路是新的、树是新的,广场是新的、楼房是新的、小区是新的、商场是新的、公园是新的……一切都是新的,就像一张白纸上刚画出的了一幅画。

王副校长骄傲地说,别看城市小,我们有29个公园呢。过去是推窗见荒坡,现在出门不远处是公园!他带我们来到位于市中心的朱雀湖公园。公园占地230亩,水

域90亩,水系与伊犁河湿地相连。湖面上倒映着蓝天白云,浮在水面上的睡莲与岸边的红柳、姹紫嫣红的薰衣草等交相辉映;湖心岛、湖心亭、风景石、石桥、长廊、亲水栈道错落有致;环湖有1.5公里的健康步道,供市民休闲健身。每逢周末,公园还放映水幕电影,那是市民的欢乐时光。公园里游人不算多,有年轻情侣在窃窃私语,有中年男女闲庭信步,有一家老小享天伦之乐,悠哉游哉,一派祥和。阴凉处的空地上,一队披红挂绿的中年妇女在跳广场舞,放的音乐正是那首“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

午饭后,我们沿着一条叫“飘香路”的马路散步。天蓝得像刚洗过一样,几朵白云在飘,火辣辣的太阳像火球一样烤人,我们赶紧找树荫乘凉。一进树荫,便觉凉爽。这就是新疆的特点。一抬头,见树上结满了黄色的杏子,一串串、一簇簇,甚是诱人,真想摘一颗尝尝。同行的当地朋友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摘吧,可以摘”。我说,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朋友说,在可克达拉,路边的野果随便摘。我伸手摘下一颗半红半黄的杏咬了一口,嗯,酸中有甜,还没有完全熟。黄杏是这里的特产之一。

原来,可克达拉与农四师实行市师合一管理,土地面积6000多平方公里,总人口26.6万人,分布在19个团场,市中心区人口才1万人,因此街上行人稀少。路两边的杏树、苹果树、桑果树以及叫不上名字的树的果实,随手可摘。

这也反映了一个许多城市新区的共性问题,设施崭新,人气不

旺,更何况可克达拉这样一个地广人稀的边陲小城。40年前大学毕业、怀揣建设边疆美好理想来新疆工作的兵团党校的王玉林教授告诉我,兵团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每逢毕业季都到内地去广招天下英才,现在来新疆兵团工作的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多了,其中不乏985、211名校的毕业生,来可克达拉工作的大学生也日渐增多。

王教授所言不虚,后来我结识的几位80后、90后年轻人,都是近年来自愿到可克达拉工作的内地大学毕业生,有陕西、甘肃、宁夏的,也有山东、河南的,现在都是所在单位的骨干,有的还当上了中层领导。山东80后小伙孙希栋是个文学青年,10年前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身份来到可克达拉当老师,如今已成为所在学校的负责人。他说:“我已经爱上了这里的土地、这里的人,可克达拉是我的第二故乡。”

《草原之夜》唱的“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是60年前人们对未来的畅想和期冀。如今,这畅想和期冀已经变成了现实。可克达拉已,由一片荒原草滩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小城市,是兵团最大的粮油生产基地、玉米制种基地、畜牧业生产基地和全国最大的天然香料——薰衣草生产基地,被国家有关部门命名为“中国薰衣草之乡”“中国香料之乡”。农四师也由“屯垦戍边”向“建城戍边”转型发展,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可克达拉,祖国西北边陲一片神奇的土地。

大美中国

烟雨大白塔

□文图 黄春霞



林木亭榭簇拥的大白塔

细雨中的五台山,清凉、寂静、古朴。莽莽群山中,五座高台一般的巨峰静默矗立,显得深沉肃穆。站在山脚下,似乎能聆听到永恒,似乎一个不小心,人的意识也会小石子一般滚进这深海一般的空寂里,消失无踪。这也是我站在塔院寺前的最大感受。

五台山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就是大白塔。大白塔就在塔院寺里,高约60米。传说是释迦牟尼舍利塔。佛家讲究“实心实意”,于是这座塔也是实心的。这座白色的高塔,像巨大的白色水瓶矗立于天地之间,又如青色的莲花中间洁白的花蕊。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它的身影,从远处看,它更像是一头沉睡在大地上的白象的鼻子,尝试着去托住天上的莲座。

很多建筑,都赋予了木石本身一定的文化内涵,雄伟的气魄常常跟深厚的含义一起俘获人们的心。我只是摸索着,用视觉去一次次接近它的伟岸,就像黑夜里的人,用耳朵捕捉着远处传

来的飘渺歌声。在这里,似乎再顽固的墨水也会融化,再尖锐的毒刺也会消失。这里,既容得下,云来一般络绎不绝的脚步,也容得下无数人心里的块垒。很多素日里不肯停息、仓皇奔走的身影,都在这里慢下来、停下来,变成照影的垂杨。而那一座座静立在簌簌掉落雨丝里不动声色的寺庙,和一旁水平如镜的湖面,就像是要把人世沧桑都看穿看透,压成一张薄薄的镇纸。

走进塔院寺后,在苍黑色间摇曳着零星草色的屋檐下,我竭力地抬起头,抬到一个颈椎疲惫的文人所能达到的极限,企图去捕捉远处绿荫上方那庄严的白色佛塔的身影。据说塔里的舍利,千百年前就一直存在,如同地底下的矿脉。而佛塔那被水光洗得瓷器一般光滑、线条蜿蜒逶迤的外壁,就像是件白色法衣。千百年来,它遮挡着风霜雨露,也纵容着山林里的精灵,在塔上书写下无数看不见的文字,层层叠叠的似乎是可诵读的经书。突然间,我只觉得那些千篇一律的解说都失去了意义,我的心转眼间变成山谷,变成向着天边延伸的云朵,也安静了下来。

《大美中国》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以纪实性的图片为主,紧扣“大美中国”主题,内容不限,可人可景可物。投稿请发至邮箱:ywdmzg@163.com,并请以“大美中国”为邮件标题,同时提供详细个人信息。

“柿”去的爱

□韩磊

香,在寒冷的冬日吃上一口大柿子,着实甜到了心里。

如果采摘不及时,再赶上刮风下雨天,很多柿子会摔落到地上。鸟儿和小昆虫们此时必定心里乐开了花,它们会成群结队过来“吃大餐”。奶奶却皱起了眉,烂柿子不及时清理,一来会显得很脏,二来会让小路变得很滑,踩上去很容易摔倒。所以她总是尽量及时摘完所有柿子,吃不完的都制成冻柿子,年前找时间拿到集市上去卖。

卖柿子的集市在镇上,需要穿过两个村子才能到。北方冬天的清晨,用天寒地冻来形容最贴切不过,一大早,二婶便骑着三轮车来接奶奶去集市。两人将柿子抬上车,奶奶蒙着头巾,裹上棉袍,蜷缩在车斗里的柿子旁。三轮车在空荡荡的马路上迎着朝阳缓缓前行,时不时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中途会有一段土路 and 一段用砖块铺成的马路。遇到坑坑洼洼的地方,奶奶就要下车走一会或者帮忙推一下车,路途虽不算长却也历经坎坷。



云雾空濛里的塔院寺

但转眼间,我便被人流挟裹着,来到了寺外的山道上。粗糙的石板在雨水里闪着粼粼的光,无数个下意识移动着的脚步在上面激起扑扑扑的水声。在继续向山上走的时候,我无意识地回望塔院寺那边。高墙那边还是露出一抹白塔巍峨身影,塔上仍有一点亮光,似乎是我投来的一朵微笑,满怀慈悲。我的心再次平静下来。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拈花微笑?

前方的石阶悬挂下来的天梯,没完没了地在脚下延伸。我在这15℃的天气里,穿着薄薄的风衣走着,寒冷慢慢消失了,鼻尖还冒出了汗珠。同行的一个老师,腰不大好,她得扶着石栏杆一步步向上移动。我们的目

标都是半山腰的平台,那里虽很狭窄,却是观景的好去处。站在平台上向下望,收获一片惊喜——鳞次栉比的古老建筑,稀疏的繁密的深深浅浅的林木,在眼底匀整有序地排列,高低错落层次分明。眼前就像一幅被巧手工匠笔画出的图画,一笔一画皆有讲究,被安置在最恰当的位置。而大白塔就这么奇峰突起地屹立在其间,如同顶着精致盖子的净水瓶,周围的建筑都变成了虔诚俯伏着的陪衬。

我想起了云冈石窟里那些佛像澄澈得像星光一般的眼神。这是五台山上的避雷针啊,千百年来,或许不动声色地挡住了无数电闪雷鸣,只为在人世间布下甘霖。

乡音

故乡山歌

□张煌新

“客家山村客家人,客家风俗客家情,客家音唱客家歌,客家山歌格外亲。”每当我哼着这首故乡山歌时,很自然便会想起故乡的山水和乡亲们。

我的故乡在粤东河源市源城区约三十公里处的万绿湖畔,一个地名叫锡场镇立溪村的地方,是一个客家山村。1958年国家在这规划建设“新丰江发电站”,父老乡亲们不得已要迁移他乡。当时我还没出生,姐姐刚满两周岁,母亲用箩筐的一头挑着我姐走的。听母亲说,集体迁移那天,乡亲们一路山道一路歌,用质朴的山歌表达着对故土的依依不舍:“政府号召齐响应,离乡别井齐移民,迁出家园建水库,建设国家一片情。”

多年后,新丰江发电站建成,蓄水库区水位已定,许多乡亲征得政府批准后,又回到水淹不到的山坡上重新建造新家。新丰江发电站的蓄水区就是现在的万绿湖,如今被开发成一个风景如画的旅游区。370平方公里浩瀚湖水,11万公顷连绵青山,360个大大小小的绿岛,“天上瑶池水,人间万绿湖”便是万绿湖的写照。每逢节假日,这里游客源源不断,有旅行社组团,也有自驾游的。

乘黄金周假期,我也重返故乡,返乡路必须先乘船经过万绿湖。穿行在广袤浩渺的湖面上,阵阵碎浪如同泼进心田,清凉、柔滑。湖心岛上鸟语花香,让我想起一句山歌:“站在高山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阿哥一首妹一首,好比织布梭穿梭。”正陶醉时,对面山坡上突然飘来一阵悦耳的山歌。我往远处山上张望,是一位中年妇女在引吭高歌:“锡场是个好地方,高山打鼓声远扬;山清水秀生态美,景色诱人似天堂。”

走了近一个小时的水

乘黄金周假期,我也重返故乡,返乡路必须先乘船经过万绿湖。穿行在广袤浩渺的湖面上,阵阵碎浪如同泼进心田,清凉、柔滑。湖心岛上鸟语花香,让我想起一句山歌:“站在高山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阿哥一首妹一首,好比织布梭穿梭。”正陶醉时,对面山坡上突然飘来一阵悦耳的山歌。我往远处山上张望,是一位中年妇女在引吭高歌:“锡场是个好地方,高山打鼓声远扬;山清水秀生态美,景色诱人似天堂。”

走了近一个小时的水

《乡音》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并提供详细个人信息。

我的“扫地僧”老师

□木青

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江湖人称“扫地僧”。他总是将一身“武功”深藏在朴素的外表里,初次见面的人绝对看不出来。

记得老师第一天走进课堂时,那圆胖的身躯,略黑的肤色,像极了金庸《天龙八部》里的“包不同”。他慢慢踱上讲台,一手抚着圆圈的肚子,一手扶了扶圆圈的镜框,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写下三个字——李雪梅,自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名字。你们可以叫我李老师,也可以叫我老李。”

一打开书本讲课,老李的气场马上不一样了。他学识渊博,课堂上总是妙语连珠,几节课下来便吸粉无数。本就喜爱语文的我,更是学习热情高涨。老李经常会秀一秀“才艺”,让我们这些没看过世面的毛孩子两眼发光。比如语文课本上有一篇《兰亭集序》,老李上完课后,拿出了他临摹的王羲之行书版本《兰亭集序》和瘦金体版本的《兰亭集序》,顿时惊艳四座。这场“书法秀”后,班上刮起了一股练字风,别说,效果真不一般。作为语文课代表的新我,再没收到过“鬼画符”般的作业了。

当我们逐渐接受老李的儒雅时,老李又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学校举办教师运动会,同学们都撸起袖子,准备跟老李一起做后,老李却一身运动服来到学校,神采奕奕地跟我们说:“一会儿轮到我对比赛的时候,助威声都给我大点儿!”同学们都很惊讶,胖胖的老李居然有擅长的运

动?结果那天下午,我们班四十多个同学和全校师生,有幸欣赏到一个个“灵活的胖子”举着羽毛球拍大杀四方。“扫地僧”名号,就此悄悄流传开来。

同学们都说,老李太低调了,明明是文武全才,却偏要用人品征服我们。

老李的人品当然没话说。他从不以成绩论英雄,优生差生平等对待,对每个同学的优缺点都了如指掌。

我在读完高一时,因为家庭突发状况,辍学了。无法直面此时的我,在拿完期末成绩单后,单方面跟老师断开了联系。老李几经辗转打听到我的住址,顶着39℃的高温,来我家家访。憋屈了很久的眼泪,在看到老李那一抹泛蓝河。那是我早知,大局已定,我这个还没成才的弟子,只怕要下山独自闯江湖了。

老李在跟我的父母做了深度交谈后,也无奈地接受了现实。临走前,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我:“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放弃学习。不要放弃梦想。老师一直看好你。”一直是高人风范的老李,此刻亦虎目泛红。

我跟老李就此一别,再无相见。后来只是陆陆续续在同学口中听到一些消息。我一直将老李最后叮嘱我的话牢牢记在心底,至今不敢忘怀。当我遇到挫折想要放弃时,老李那殷殷的目光、期盼的话语,仿佛就在眼前,让我不忍辜负。我只觉幸运,得遇恩师,如海岸边不灭的灯塔,让我无论何时都不会迷航。